

美学散步

东安湖，“建”证劳动美

邱云

薄雾里看湖，湖才显得有分量。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好看，是沉下来的，像一块玉温在掌心里，得慢慢摩挲，才能觉出它的肌理。

这是暮春将尽的时节，湖面上敷着一层青灰色的光。那光不刺眼，软软地铺开，远远近近的草木都让这光浸透了，绿得发润，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对岸的东安湖阁着飞檐，轮廓在雾中显得有些恍惚；更远处是大运会主场馆，银灰色的穹顶流畅地伏在水边。它们隔着湖水相互望着，谁也不抢谁的风头。

造型各异的桥在湖面上曲曲折折地走，人走在上面，脚步不由得就慢了。水波在桥下轻轻拍着，声音细碎，像什么东西在低语。——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低洼的荒地，杂草乱长着，水是死的，淤在那里，泛着不清爽的颜色。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从那些图纸开始，从那些深夜还亮着的灯开始。成都院的一群人接了任务，要在这样一片没有活水源、地形也不理想的地方，造一座湖。不只是一座湖，还是一座水库，一个公园，一个能装下这座城市对未来的想象的所在。这话说起来容易，落到地上就是成千上万个技术细节，是无数次要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时刻。

水源不好，他们就去找。最终引来了东风渠的水，那水是好水，可好水进了湖也不能一劳永逸。没有流动的条件，怎么保持清澈？古人说流水不腐，可东安湖偏偏不具备传统意义上让水流动起来的条件。设计团队没有硬来，没有强造一个流动的假象，而是换了一种思路——在人看不到的地方下功夫。原位修复技术，经典生物操纵理论，这些专业的词后面，是一种对自然的理解和尊重。他们是在跟水说

话，而不是对水下命令。

湖底也有文章。成都第一条湖底隧道从下面穿过，防渗就不是常规做法能解决的。他们加了生态压重，还在湖底构筑了鱼巢。鱼也需要家，这个道理，在工程里被郑重地对待了。汛期来了怎么办？他们把河道和湖分开，让周边的自然水系承担泄洪的功能，这样河水归河水，湖水归湖水，谁也不扰谁。雨水和污水也被分开了，污水收走，雨水净化，每一滴进湖的水都要经过考量。

这些用心是看不见的。人们来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干净的水，游动的鱼，摇曳的水草。但看不见的东西往往才最要紧。就像一个人的教养，在他独处时怎么做。这座湖的教养，就在这些看不见的设计里。

沿着湖岸走，你会发现堤岸不是那种生硬的水泥护坡，而是让植物长着，绿绿的，软软的，人可以在不同的高度亲近水。有的地方水漫上来，跟岸边的石头碰一下又退回去；有的地方水流得急些，哗哗地响；有的地方是静的，镜子一样。设计者给这些水的形态都起了名字：湖、河、溪、湾、池、渠、瀑、泉、洞、滩。十种形态，十种性格。水在这里不再是被圈起来的单一存在，而是活的，有脾气的，跟你打招呼的。

这片水域占地一千六百多亩，是国内单体最大的原位生态湖体。这个“原位”二字值千金——不是把原来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而是顺应着原有的地形地势，让水自己去找到合适的位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几个字被刻在了每一处水岸的轮廓里。

还有一套看不见的系统在运行。智慧水务，把

治水变成了“智水”。水位、水质、水生态，都在一套智能化管理体系里被守护着。技术走到了前面，但姿态是谦卑的，是为这满湖的安宁服务的。

从一片洼地到活水荡漾，三年多的时间，够一个孩子学会走路和说话。这座湖也学会了它的语言。白鹭飞来了，野鸭在水面上划出细细的波纹，鱼在水底游着，水草随着水流摆动。这些生命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检验。

站在湖边往远看，会想起这座湖所处的位置。成都的东进战略要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节点。说得大一些，这里是一个时代的注脚。公园城市不是一句口号，是要让人能走进、坐下来，把心放平的地方。湖光里的大运场馆和火炬塔，曾经在全世界目光的聚焦下，与水光交相辉映。那是高光时刻。高光之后呢？生活还要继续，公园还要继续服务那些每天来这里散步、跑步、发呆的人。这才是更真实、更长久的考验。

如今游人三三两两走在桥上堤上，身影倒映在水里，被涟漪揉碎了又聚拢。风从林梢过来，带着草木的清芬，整座园子褪去了喧嚣。这座湖已经学会了自己过日子。它不需要时刻被关注，它就在那里，静静地承担着一座水库的功能，也静静地展开了一幅山水长卷。担当落在实处，是水旱从人的保障；生态落在细节，是每一株水草的安家；民生落在地上，是每一个普通人可以随时走进来的日常。

一座城市的雄心，有时候就藏在这样一片安静的湖光里。硬朗的，也是温柔的。

作者单位：成都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张彦芳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雨绵绵，细雨如丝，沾湿了肩头，也缠上了心头。风从原野上轻轻掠过，携着草木的清芬，也牵起一只藏在岁月深处的纸鸢，竹骨依旧，绢帛微凉，这只纸鸢，载着我

对母亲最深切的思念，在绵绵细雨里，悠悠飞舞，不曾停歇。儿时的春日，最盼的便是母亲扎的纸鸢。“三月三，赛纸鸢”，她总在上巳节前，寻来温润的竹篾，细细削成鸢骨，指尖灵巧地缠绕棉线，再糊上素净的绵纸，或是画上几枝淡雅的海棠花。昏黄的灯光下，她低着头，发丝垂落，指尖翻飞，连眉眼都带着温柔的笑意。那时我总趴在桌边，看着纸鸢一点点成型，满心都是欢喜。

待雨霁风暖，母亲便牵着我的手，去郊外的旷野放鸢。“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她教我握紧线轴，迎着春风小跑，看那只海棠花鸢挣脱地面，向着澄澈的蓝天飞去。线在手中轻轻颤动，鸢影在云间舒展，母亲的笑声混着春风，落在耳畔，那是我记忆里最温暖的春光。她总说，纸鸢飞得再高，也有线牵着，就像孩子走得再远，也有娘的心挂着，无论何时，回头都有家的方向。彼时年少，只懂贪恋眼前的欢悦，不懂这浅淡一语，藏着母亲倾尽所有的牵挂。

后来，母亲离我而去，那根牵着我的线仿佛断了，那些春日放鸢的时光，也一同被封存在流年里。此后每到春雨纷纷，我总会捧着素

花，来到母亲的墓前，青草已漫过碑石，纸钱化作轻烟，随风散去，却散不去心底的思念。

人间岁月等闲过，唯有相思不可医，我总会想起那只海棠花鸢，想起母亲扎鸢时温柔的模样，想起她牵着我的手，在旷野里奔跑的身影。那只纸鸢，早已被我小心翼翼地珍藏在木匣里，竹骨泛了黄，绵纸上的海棠花淡了色，可每一次触碰，都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指尖的温度，还能听见她温柔的叮嘱。原来，这只纸鸢，从来都不只是一只纸鸢，它是母亲留在世间的念想，将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母爱，一一收拢，妥帖安放。

春日的风，总是带着淡淡的感伤，吹过原野，吹过坟茔，也吹醒了心底的思念。我常常在风里，想象着那只海棠花鸢再次飞起，向着云端而去，仿佛能飞到母亲身边，替我诉说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纸鸢以念为线，一头连着尘世的我，一头连着天国的母亲，无论风雨如何，这根思念的线，永远不会断。

雨渐渐停了，夕阳透过薄云，洒下温柔的光。又是一年春风起，木匣里的纸鸢，仿佛又要乘风而起。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愿我们都能如纸鸢一般，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纵使前路有风有雨，也能带着牵挂，勇敢飞翔，而那些藏在纸鸢里的温暖与念想，终将在岁月里，静静绽放。

作者单位：江西电建公司

诗歌

卡西姆的风

王耀东

红其拉甫的风，越过帕米尔高原
把我吹到卡拉奇的沙粒之中
初来的日子，盐雾裹着灼人的热风
乌尔都语的音节撞碎乡音
陌生的晨昏，拧着惶惑的绳
厂房的轰鸣很远，故土的月色很浓

我曾不适应这里的烈日与沙尘
不适应隔着时差的问候
和深夜里的空
直到第一次走进汽轮机房
听见转子的转动，撞开蒙尘的懵懂

原来那些伸向荒漠的银线，牵着的
是村落里迟迟未熄的灯
是巴基斯坦百姓告别频繁停电的梦
从此巡检本上的每一个字符
都刻着央企人的使命与郑重

深夜的抢修，我们和巴方兄弟并肩
扳手相碰，敲出同频的共振
食堂里的饺子和手抓饭同温
开斋节的祝福和春节的灯笼同亮
我们一同守着3000天的安全征程
把5400个就业的种子
种进这片土地的春夏秋冬

如今风沙依旧，却成了熟悉的晚风
曾经的异乡

早已是扎根的第二故乡
我把青春扎进卡西姆的土壤
和机组一同生长，和灯火一同明亮
为了每一度电的承诺
为了中巴走廊的荣光
为了央企人的责任

为了两国人民相交的目光
这里的每一缕电流
都有我滚烫的坚守

卡西姆的风
早已吹熟了我心里的根
在这片热土上，向阳而生，岁岁峥嵘

作者单位：电建海投公司



劳动者在发光 华东院 杨博 摄



“垂钓”夕阳 水电四局 周玉杰 摄

心情放歌

“一早，同事跟我说：“园区的月季开了，午饭后再去看看。”

午后的阳光正好，循着若有若无的花香走进园区，栅栏边，月季正开得热闹。它们一团团、一簇簇地挣脱了枝叶的束缚，红的热烈，粉的温柔，白的安静，在和煦的春风里轻轻摇曳。花瓣微颤，像是低声说着什么，又像只是自顾自地欢喜着。每一朵都开得认认真真，层层叠叠地舒展开来，把一整个春天的养分都收纳其中。

我这才发觉，草坪早已换了模样。冬日残留的枯黄不知何时褪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鲜嫩的绿，沿着小径缓缓铺开，像一块被春风熨平的绸缎。那些沉睡了一冬的草芽，争先恐后地钻出泥土，密密地挨在一起，风过时便泛起细碎的波纹，窸窣窸窣地响着。那种绿是发亮的，嫩得几乎要滴下水来，让人看着便觉得心里也生出些蓬勃的东西。

几只麻雀在草坪上蹦跳着，啄食草叶间的露珠，偶尔振翅飞入花丛深处，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午后的园区本有些静谧，这鸟声倒让

它多了几分寻常日子的生气。后勤的师傅们正沿着草坡修剪枝叶、浇灌草木，手底下的动作不紧不慢，指尖拂过草叶时，大约也触到了春天的温度。

我跟同事说，去看看搬迁时种下的那些果树吧。

大厦里的春天

石敏

走到近前，竟有些认不出了。当初栽下时还是纤细的小苗，如今却已枝繁叶茂，绿荫亭亭。桃树上挂着好些青绿色的小桃子，圆滚滚的，裹着一层细密的绒毛，怯生生地藏在叶片后面，像怕被人瞧见似的。大门口两棵柿子树也不甘落后，枝头缀满了嫩绿的小柿子，个头不大，却颗颗饱满，在阳光底下泛着淡淡的光

泽。石榴树更是性急，索性将火红的花蕾染满了枝头，鼓鼓囊囊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把这一角春天点得格外亮堂。我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恍惚便看见了秋天——那时枝头该是怎样的光景呢。想起刚栽下它们时，我们浇水培土的样子，忽然觉得，有些等待是值得的。

办公楼后面还有一片小菜园，是大家平日里的“责任田”。春风春雨一过，种子们便再也按捺不住了。嫩绿的菜芽顶着细碎的泥土钻出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有的才刚展开两片圆润的豆瓣，像撑开的小伞，小心翼翼地接着春光；有的已拔高了一截，叶片上脉络分明，风来时便轻轻颤动；还有些正奋力顶着泥土，

将出未出的样子，最是惹人怜爱。这样看着，心里便泛起一阵温暖的暖意。

我在这片被春天浸润的园子里站了很久。目光所及，处处是生长的痕迹。月季在开，青草在长，果树在结果，菜芽在破土——春天把它的种子悄悄撒遍了电建科研大厦的每一个角落。这满园的春色，是大自然的馈赠，却也不全是。我想起那些修剪枝叶的手，那些浇水施肥的清晨，那些并肩劳作的日子。

我是一名后勤服务人员。我的工作谈不上惊天动地，不过是日复一日地守着这片园子，让它干净些、整齐些，让它四季都有四季的样子。就像此刻，春天来了，我看见了它，心里便觉得踏实。

这大约便是家园的意思了。你在里面劳作，在里面歇息，看着它一天天变好，心里头也跟着生出些盼头来。企业何尝不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守着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浇水的浇水，施肥的施肥，然后一起等着春天来，等着秋天到。眼下正是春天，园子里的一切都在向上生长。这样很好。

作者单位：水电十四局



致敬劳动者 电建建筑公司 杨阳 剪